

# 手不离剪，剪出“东方宇宙观”

## 他走遍三湘四水，探寻地名的「前世今生」

68岁的彭雪开是湖南工业大学的一名退休教授，因钟爱地名研究，他12年如一日，用双脚丈量了湖南省1100多个乡镇(村)的历史长度，记载了湖南地名的“前世今生”。

作为研究地名文化的专家，彭雪开“声名在外”。这些年来，湖南省内许多乡镇合并改名，都能看到彭雪开忙碌的身影。

2015年，株洲县(现渌口区)堂市和王十万两个乡镇要合并成新镇区，新镇名怎么取，成了双方的讨论焦点。访乡贤、寻古迹，彭雪开认真翻阅相关典籍，对地名进行详细考释。

“堂市乡居民在南宋时期有在湘江里划龙船的习俗，故此地曾名龙船港；明朝设立龙船港市，清朝又在此设塘汛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此地设乡取名堂市，龙船港的名字便在人们脑海中逐渐淡忘。”彭雪开说，“这是用了几百年的古地名，丢了很可惜！”

经过反复考证与思考，彭雪开最终建议，堂市与王十万乡镇合并，取名“龙船镇”为宜，而“王十万”作为当地群众流传较广的名称，保留作为村名。村民们纷纷点头表示认同。

至此，尘封在历史长河达800年之久的古地名——龙船，再次出现在世人眼中，焕发熠熠生机。

除了帮助政府解决难题，彭雪开还有另一个志向，本着对地名研究的满腔热情，他要探寻湖南100个县市区、1000个乡镇村行政区划的古地名。甚至在退休以后，他还时常在外跋山涉水，把地名研究当成了新的“事业”。

12年来，彭雪开走遍湖南省14个市州，110多个县市区，1100多个乡镇(村)，行程2万余公里，记不清磨破了多少双鞋，背坏了多少个包。妻子谭建娥看在眼里、疼在心里：“老彭每次回来都是破衣服、泥鞋子，不知道他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头。”

终于，彭雪开带着满满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。他完成了100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源流考释，并为此撰写了71篇学术论文，出版了专著《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》；他还对1000个乡镇村区划地名进行了详细的历史文化阐述，出版《湘东地名文化纪事》《湖湘地名纪事》(第1-4卷)，共计297万字。

今年2月底，彭雪开所著《湖湘地名纪事》(第1-4卷)被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。这所大学还专门对书籍的出版信息、内容、关键词、馆藏位置等作了英文说明，为东亚研究专业以及“中国研究”相关课题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地域资料。

(记者谢樱) 新华社长沙电

## 因为本分所以松弛

追忆表演艺术家朱旭

从话剧《红白喜事》中的三叔，到电影《刮痧》中的老父亲，再到电视剧《末代皇帝》中的老年溥仪……已故表演艺术家朱旭，塑造过数十个性格独特的人物，而松弛、幽默，是他最鲜明的表演风格。

“他是一个有着独特个人魅力和风格的演员，他在舞台上风趣幽默、准确丰富、细腻传神的表演，令观众叫绝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”朱旭去世月余，北京人艺院长任鸣在剧院举办的追思会上说。在同辈演员中，朱旭可谓大器晚成。他是戏剧科班出身，1949年19岁时到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当演员，22岁时成为北京人艺成立后的第一批演员。但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他没演过主角，也没什么名气。

1984年，54岁的朱旭凭借话剧《红白喜事》获文化部颁发的表演一等奖，从此在演艺生涯中渐入佳境，后凭《北街南院》获第十一届文华表演奖，并获第二届中国话剧金狮奖“演员金狮奖”和第五届中国话剧金狮奖“荣誉金狮奖”。

舞台之外，朱旭也在银幕荧屏上展现风采：因电视剧《大地之子》蜚声日本，凭《变脸》获第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，《刮痧》获第24届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，凭《我们天上见》获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。

“他从来宠辱不惊，从来没有名利所求。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最后成一个大人物。”北京人艺老演员李滨回忆说。

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看来，朱旭在改革开放后的爆发，如“飞流直下的瀑布一样”，而他松弛、幽默的表演风格，正得益于已故词作家阎肃所说艺术成功四大秘诀“天分、勤奋、缘分、本分”中的“本分”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朱旭是经典话剧《茶馆》中于之饰演的王利发的B角，但几十年间从未有机会上场，始终演那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卖耳挖勺的老人。这是后来濮存昕自己演《茶馆》、朱旭来为年轻演员做辅导时才得知的。

“人家是一辈子的‘备份’……词儿就在嘴里头，一辈子没捞着上去，了不起！”濮存昕说，“朱旭老师就是因为本分，才能松弛——他不求啊！”

本分，也让朱旭在生活中“松弛”而充满情趣。下围棋、拉京胡、扎风筝、习书画、画彩蛋，他都广泛涉猎，乃至将爱好用于艺术创作——在话剧《名优之死》中，他操着京胡上阵，赢得称赞。

本分，也让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“松弛”而坦然。剧院同事到医院探望时，朱旭经常开玩笑，即使后来说话不便后，他还是通过眨眼睛、竖拇指表达自己的情绪。

“他通过一辈子的创作，对别人已经彻底明白了。人是大自然的产物，有自身的规律，必定要走到最后这一步。他很坦然，很平静。”北京人艺老演员吕中。

(记者白瀛、王鹏) 新华社北京电

什么是赵希岗认为的“美”？他说：自在。“在我的精神世界里，一切都是彼此融洽的共生。”

东方式美学和现代艺术理念是相通的，“两者的共通之处是富于人情味和关心自然的情怀”

“故乡和童年，是上帝赐给人类一种莫名情愫，让艺术家产生源源不断的灵感。”赵希岗说，自己作品的底色来自乡野童年的记忆



▲赵希岗为作家贾平凹《六十年后观我记》创作的插画



▲赵希岗给绘本《兔儿爷丢了耳朵》创作的插图。



▲赵希岗在工作室中。



▲赵希岗作品《大雪》。组图均由本报记者高杉摄

看它们互相欣赏、相处融洽那种美好的样子。”他说。

这使得他的作品如同童话世界与自然场景的结合，构成一种“既是又不是”的美感。赵希岗说：“中国艺术的精髓，就在像与不像之间。”

因此，人类、社会、自然里司空见惯的现象，都叫艺术家觉得新奇。在他获得全国美展优秀奖提名的二十四节气系列剪纸作品中，一切都“丰硕肥美”：春分时，牛羊兔儿满地撒欢儿；夏至时，荷花丛生、瓜果满地；秋分时，猪鸡肥美、谷子弯了腰；冬至时，天地一弯平月，安详宁静……

这种视觉上的“胖乎乎”，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哥伦比亚国宝级画家费尔南多·博特罗的作品。赵希岗说，自己的作品里确实有南美派、印象派、非洲艺术、印第安艺术等的影子，但更多还是“自己对美的看法”。

什么是赵希岗认为的“美”？他说：自在。“在我的精神世界里，一切都是彼此融洽的共生。”

### 乡野间的童趣

大抵艺术家，都有一颗敏感而热情的心。赵希岗上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，后来又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深造，老师们对他的印象都是——“学生里的‘长者’”，在一群“活蹦乱跳”的艺术家家中很容易被“淹没”。

第一次“特立独行”发生在一次插画设计课上。学现代艺术设计设计的赵希岗居然用剪纸做了《白蛇传》的插图。这让他的老师李芳芳大为惊艳，“极力表扬”一番，令他信心大增。

回想起与剪纸冥冥之中的缘分，赵希岗说，两种民间剪纸是“媒人”。一种是他家乡山

东潍坊高密地区的剪纸；一种是他大二二年级去南方采风时，湖南湘西剪纸的浪漫、热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

吕敬人评他“为人厚笃”，但他火热的内心一旦找到表达的渠道，就再也抑制不住了。在吕敬人担任书籍设计艺术展、全国美展评委期间，赵希岗参赛的剪纸作品最打动他之处就是“一股东方的清风拂面”，其中独特的童趣和乡情是众多作品中的一朵“奇葩”。

“我总觉得，故乡和童年，是上帝赐给人类一种莫名情愫，让艺术家产生源源不断的灵感。”赵希岗说，自己作品的底色来自乡野童年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赵希岗要乘火车从青岛父母家到山东潍坊，下了火车又要坐牛、马车辗转20里地才到乡下昌邑。孤独的“旅程”中，小小的人儿和牛、马成了“老朋友”。

到了农村，小朋友欺生，老实的赵希岗只得到乡野间闲逛，自得其乐。山东农村四季那浓烈的色彩、满地成熟的瓜果和大大小小的动物给小人们莫大的喜悦和冲击，模仿动物成了他当时的一大乐事，因为鸭子太像了，以至于乡亲们都称他为“鸭巴子”。

因此，不难理解在赵希岗的剪刀下，动物、瓜果和那些说不出的童趣和乡野情趣，是如此打动人心。他说：“农村是最接地气的地方。”

什么是地气？他甚至设计了一个想象中的“地气”图案。像祥云，又像一团火，充满了生命力，出没在他的各种作品中。

### 东方的一寸宇宙

对于现代城市人而言，剪纸是一个熟悉却陌生的民俗符号，像农村老太太剪刀下繁复的红窗花那样，但赵希岗通过剪刀想传递

的却是：传统文人字画一以贯之的东方宇宙观。

大至数米、小在方寸，赵希岗从不在纸张上起草完整的底稿，而是凭借记忆和思考，让剪刀与纸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，将脑海中的意向化图形自然流畅地显现出来，自由、写意甚至将错就错。

“他的作品有丰富的写意，因此有一种中国画中特有的线描感。”一位艺术评论家如此说。赵希岗也说，我创作的是“新剪纸”，也称为文人剪纸。

在他人生最为失望、灰暗的时刻，赵希岗从繁重的教学工作中脱身，重拾了剪刀。他说：“当我拿起了剪刀，我就只和自己对话，世界就变得安静了。”

在纸面那方“宇宙”中，俗与雅、东方与西方、欢快与节制之间有一种平衡。比如，在他的代表作《四季歌》中，逾5米的巨幅彩纸上，密林繁茂，自然空灵而诡谲，但藏匿其间的动植物却连接了山海与四季，回归了人间的烟火。

他说，东方式美学和现代艺术理念是相通的，“两者的共通之处是富于人情味和关心自然的情怀”。

以和为美的东方哲学在他的剪纸作品中随处可见。比如，《三国演义》里“草船借箭”，本来是一场战争，谁知道，鱼啊、鸟啊、快活地随箭支飞向化了妆的稻草人……

他作品中别具一格的中国美和东方哲学观，被读者评价“用现代的风格表达传统文化”。正因为如此，赵希岗的剪纸作品很容易跨界，老幼妇孺都能欣赏。《兔儿爷丢了耳朵》《小鲤鱼跃龙门》《点亮小桔灯》……这些剪纸插图的绘本童书赢得了中外小朋友的喜爱，很多作品将被翻译成外文出版。

“艺术家应当永葆童心。”他坦言，创作的灵感从未枯竭，“剪纸对我而言就像玩儿，自然是得心应手。”

# 打开中外文学交流的一扇窗

聂华苓夫妇和“国际写作计划”



▲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和丈夫保罗·安格尔夫人的合影(资料照片)。 新华社发

“中国作家现在并不缺乏看世界的窗口，但艾奥瓦的这扇文学之窗，依然大而明亮。这扇窗，也是中国作家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一扇窗”

美国中部艾奥瓦州的艾奥瓦城算不上一座名城，但它的另一个中文译名“爱荷华城”却在中文文学世界里闻名遐迩。上世纪60年代，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和丈夫在此地创办的“国际写作计划”向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一代代中国作家张开双臂，迄今已近40年。

聂华苓1925年生于湖北宜昌，她的丈夫、美国中西部著名本土诗人保罗·安格尔夫人的家乡就在艾奥瓦城。1967年，两人在这里创办了“国际写作计划”项目，邀请美国以外的知名作家来这里从事短期写作及文化交流。据现任“国际写作计划”项目副主任休·费勒介绍，迄今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作家和诗人受邀参与这一项目，其中改革开放后来自中国内地的有50多人。

聂华苓告诉记者，改革开放后自己第一次回国，就如愿见到了王蒙、冰心、艾青等作家。

“这些人我都见到了，我很高兴，知道祖国开放了……”

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带给聂华苓夫妇的感受太过强烈，让他们意识到通过“国际写作计划”项目邀请中国作家赴美，加强中外文学交流的重要性。1979年，第一批来自中国内

地的作家萧乾和毕朔望来到艾奥瓦城。

丁玲、王安忆、迟子建……这些中文世界中响亮的名字陆续出现在“国际写作计划”项目的名单中，其中有些现在已具备世界级知名度，比如莫言。项目给他们很多人创造了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机会，而艾奥瓦城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城，又带给他们一种完全不同于之前想象的美国印象。

“现代性在这世界一隅里全面上演，扑面而来，真有些挡不住。”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安忆回忆道，“我庆幸自己第一次去到美国，就到了美国腹地，那里有一些更为本质性的生活。”

2001年参加项目的苏童告诉记者，他借项目认识了许多国家的青年作家和诗人，那种国际大家庭式的集体生活、对异域文化环

境的体验，至今回忆起来仍觉美好。

2006年参加项目的作家毕飞宇说，项目让他相信平等对话和实践讨论对文学教育的重要性。

而2005年赴美的女作家迟子建认为，项目安排的不少文学座谈，如性别与写作、想象与现实的关系等，对她的写作很有启发性。

艾奥瓦城迪比克大街1104号，位于半山腰的二层小楼“安寓”，粉墙上的镀金门牌已经褪色，这里是聂华苓夫妇的家，也是中国文人的文化“故居”。

当年很多中国作家赴美面临语言、资金等方面挑战，聂华苓夫妇排除万难，坚持邀请。安格尔1991年去世后，项目经费一度困难，聂华苓则向当地商界求助，继续邀请中国作家赴美。中国作家和聂华苓夫妇在这一项目中结下深厚的感情。对中国作家而言，安格尔是“中国的女婿”，是“安哥”，而聂华苓是在美国的“昭君”。

自改革开放至今，项目对华交流内容日趋丰富，中国参与作家的表现也获深主办方认可。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弗·梅里尔告诉记者，中国诗人西川的作品重塑了他对诗的看法，而莫言、苏童的小说更深刻影响了他对中国的理解。

“人们很容易陷入对他人的成见之中，文学就是要打破这些成见。中国文学让我们对人性有了更深刻更复杂的理解，想要成为21世纪的作家，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国。”

“中国作家现在并不缺乏看世界的窗口，但艾奥瓦的这扇文学之窗，依然大而明亮。这扇窗，也是中国作家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一扇窗。”迟子建的这番话或许说出了很多参与“国际写作计划”的中国作家的心声。

(记者朱东阳、金悦磊、刘杰) 新华社美国艾奥瓦城电